

崇正辨
斐然集

〔宋〕胡寅撰



理學叢書

理學叢書

崇正
斐然
辯集

上

〔宋〕容肇祖
胡寅點
撰校

責任編輯：薛有紅

崇正辯 斐然集

(全二冊)

〔宋〕胡寅撰

容肇祖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9⁸/8印張·643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1800冊 定價：28.00元

ISBN 7—101—01028—8/B·204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占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黃宗義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

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有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繁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術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

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八三年五月

點校說明

胡寅字明仲，又字仲虎、仲剛，建州崇安縣（今福建崇安縣）人，是宋代的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胡寅出生于宋哲宗趙煦元符元年（公元一〇九八年），家境困窮，生後即遭到父母遺棄，堂祖母收養爲堂叔父胡安國的長子。胡寅聰明倔強，胡安國將他關在空閣上。在不能出外玩耍的情況下，胡寅把閣上存放的雜木刻成人物雕像。安國從此看出他的才智，便有意識地引導他，把數千卷書放在閣上。胡寅努力鑽研，從此奠定了他的學術基礎。胡安國旅居荆門，胡寅十九歲，即由荆門貢太學。二十四歲，中進士甲科，任西京國子監教授。時宋徽宗趙佶荒淫無道，賦役日增，民不聊生。金兵進攻，東都陷落，徽宗、欽宗被俘，並被押送全國。趙構在北宋滅亡之後，南渡稱帝，是爲高宗。金人復乘虛進攻，高宗从揚州、建康、杭州、明州等地輾轉逃亡，國幾不成爲國。

胡寅在宋高宗時曾上萬言書，堅持抗戰。後秦檜爲丞相，力主投降，並殺害抗戰有功的將領岳飛等。胡寅時知永州，即堅決辭職，隱居南岳。秦檜憎恨胡寅，借口他不爲生母持服，加以不忠、不孝罪名，把他流放到新州（今廣東始興縣）安置。到秦檜死後，胡寅才得以免罪回南岳。次年，即紹興二十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閏十月，胡寅病卒。

胡寅的著作，有崇正辯、斐然集、讀史管見流傳。論語詳說已佚。

胡寅的哲學思想，繼承了程頤「格物致知」、「涵養用敬」兩方面並重的觀點。他對「格物致知」，認為知識來源於實踐，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他說：「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物無不可用，用之盡其理，可謂道矣（衡岳寺新開石渠記，斐然集卷二十）。他用這種即物求理，實事求是的思想，反對佛教拋開事物去談說玄妙的主觀唯心主義。

他形象地指出佛教離開事物談道，說：「爾不能耕不土之田，衣不蔽之服，而食無米之飯，是則誠（按指「實在」）之不可掩也，而獨外此以爲道，可乎？」（同上）從以上觀點，充分表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又說：

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崇正辯卷二）。他認為一切事物有它的原理和作用（性能），在運用時，必需了解它的原理和作用。這是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胡寅堅決批判佛教對心的闡說，認為心是「了心」，是「空寂」，因而拋棄自己的身命亦所不惜。他說：

佛氏所謂「了心」，異乎聖人所謂「盡心」也。舉心之所有者，皆歸之空，「之心」也。舉心之所包者，各臻其理，「盡心」也。「了心」之弊，至於一身不欲存也。若非自絕於人倫之類，則剗剔焚灼，餵飼餓虎，無所不至，要皆空而後已。空虛寂滅，莫適於用，道之棄也。其智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其才

不足以周萬事之務，顧視一己無可奈何於天地之間，遂謂人理皆可以如此，而終於不可言、不行。（崇正辯卷二）

這裏胡寅尖銳抨擊佛教「空虛寂滅，莫適於用」，認為是虛幻的說教。胡寅看到了這些觀念傳到社會上，對政治和人民生產和生活都是很有害的。

胡寅說「盡心」，認為對事物主觀的判斷，要符合客觀的實際情況。佛教不是這樣，把認識和行為割裂開。胡寅評佛教把「心」和「迹」分開，把認識和行為割裂，他說佛教徒「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跡，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曰「吾足自行也，吾心未嘗行也」，則可乎？」（同上）胡寅指出人的行動是受主觀意識的支配，不能設想有脫離主觀意識的行為，認為「迹」，是與人的意識沒關係的。他又說佛教「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於理不窮，於義不精，幾於具體而實無用，乃心之害也」（同上卷一）。胡寅指出佛教是脫離事物，落入空虛，不講效用的結果。

胡寅受張載樸素辯證法的影響，他曾稱贊張載「正蒙」不有兩，則無一。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矣。」胡寅以為矛盾的事物，共同存在於統一體中，缺了一方，他方就不能發生統一的作用。佛教在矛盾的理性和欲慾問題上，把兩者對立起來。胡寅用樸素辯證法反對佛教片面地孤立地看問題，他說：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彼佛者有見於淫欲，無見於天理，故以獨往為至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崇正辯卷三）

佛教對於宇宙萬物的變化，看作是「成」、「住」、「壞」、「空」四種的輪迴變化，叫做「四劫」。胡寅不

同意這種看法，以爲宇宙萬物的變化沒有停止，也不是歸於虛無。他說：

盈虛相盪，一息不留，未嘗止也，安得言住？不成則壞，不壞則成，皆可耳聞目見而心知也，安得言空？（同上卷一。）

胡寅堅決反對佛教形而上學的不變或空虛的觀點。

關於天象，胡寅從當時天文學家所達到的水平，說：

步之以數，驗之以器，正之以時物，參之以人事，自古及今，了無差忒。……其精者預知某日日食，某日月食，飛流彗星，出不虛示。……智者仰觀，若指諸掌耳。（同上）

他認爲對天文的考察，是用數學，用彝器，可以計算推測出來的。至於佛教傳說，阿修羅王以手覆日月而日月食的神話，胡寅認爲：「曆數家占算日月運行遲速，預知當食之候。大抵日食必食晦朔，而月必食望，千歲不差。」那麼，阿修羅王以手覆日月而日月食，獨以晦朔望的三天覆之，是什麼緣故呢？至於僧人以爲「阿修羅王好殺樂戰，喜怒無常，難可測度。」胡寅說，「然則曆數家爲什麼能推往知來，沒有差錯，又是什麼緣故呢？」（同上卷三）這種神話，胡寅用科學的觀點去駁斥，是準確的。

胡寅在永州重修學記（斐然集卷二十一），對當時學者談到儒家與佛教的分歧，以爲主要的有下列五點：

①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彝倫也。

胡寅指出佛教背離父母出家，是不孝，是違背封建的倫理道德。

②性命有正，而非趨空寂也。

胡寅指的是儒家性、知命，佛教認為世界萬物一切皆空的理論是錯誤。

③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

胡寅批駁的是佛教以為人世之外，另有天堂、地獄之說。

④死生有說，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

胡寅認為有生必有死，反對佛教前生、今生、後生——三世之說，反對佛教人死後有投生輪迴，人可為禽獸，禽獸可託生為人之說。

⑤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氏、言語、主掌之可名可接也。

胡寅以為鬼神有情狀，是據易·繫辭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說的。是說人和物是精和氣（指物質）聚合所成，精和氣分離了，就變為遊魂，遊魂，即遊離分散的意義。胡寅和古代儒家是一致的，雖不反對有鬼神，肯定鬼神是人的精神遊離分散，有時偶然存在。但他反對佛教說的鬼神和人一樣地存在，有姓氏，能言語，有主管和職務，可以指名，可以與人交接的。

胡寅對於佛教中虛妄的傳說或神話，加以抨擊，以為信之者是愚惑，他說：

凡所謂見普賢、聞天樂天神來聽、異香入房之類，自僧人有識，猶都鄙而不言，而士大夫或忍或神，以為希有。吁！亦愚矣！（崇正辯卷二）

佛教珍視一切生物的生命，有時寧願犧牲自己拯救某種動物。仁贊記釋僧羣絕粒取水，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胡寅說：

人爲萬物之靈，智足以役使駕御之，仁足以涵覆長育之，禮足以裁成其用，義足以區處其宜。得志行乎中國，則施爲有其功，不得志處乎山林，則存養有其道，豈爲一折翅鴨鳧而殫其不資之身哉？可謂不知輕重之甚矣！天下萬物不得其所，有甚於此鳧者。僧羣以一身纔足以活一鳧，其餘獨奈何哉？（同上。）

胡寅認爲佛教「衆生平等」的說教，把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都看成和自己的生命一樣，這是錯的。胡寅評說道：

佛氏不明天理，以我與人，以人與物，以父母與禽獸，無有差別，故其行事迷謬，無一中理者。（同上）

必須指出，胡寅以天文學科學的觀點，反對天堂、地獄的迷信，但他爲宋高宗講解尚書，無逸篇（然集卷二十二無逸傳），却又自相矛盾地維護「君權神授」所產生的「天人感應」的觀點。他說：「殺一孝婦，何與於陰陽，而天爲之旱；烹一虐吏，何與於陰陽，而天爲之雨。」胡寅勸說宋高宗要敬畏上天，方能得到上天的保佑，他也不能墮入了「天人感應」說的泥坑。關於當時劉豫爲金攻宋，胡寅認爲對劉豫的抗擊，得到天的福祐。他說：「以往時天變如此，廷臣爲退避之計，終不足以懷之，以比年天變如此，陛下決進戰之謀，轉禍爲福。」他又說：「日月星辰雖度數有常，……然休咎著應，則皆人爲感之。……上

天可畏，不可不畏！」胡寅一方面承認天文學的「度數有常」，另方面又說「皆人爲感之」，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目的是在使宋高宗堅決抗戰，保衛祖國。這種促使宋高宗奉天、畏天，堅持抗戰的苦衷，其思想的矛盾，我們是可以理解的。

胡寅曾著子產傳，諸葛孔明傳，在南宋初充分表現了他對子產和諸葛亮的崇敬，有撥亂反正，忠於祖國的深意。朱熹在胡寅的晚年曾見到他「酒後微吟出師表文」。胡寅的抗戰愛國的心情，不幸齋志歿地，竟成千秋遺憾！今讀遺著，使人感慨繫之！

下面就校訂崇正辯、斐然集所遇問題說幾句話：

關於崇正辯的版本問題：崇正辯一書，各種版本流傳極少。傳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七有致堂先生崇正辯三卷，明刊本，十行十八字。第三冊末有海昌楊復彥剛題記，云於吳元年（明洪武改元前一年，公元一三六七年）爲友人借失中冊，後有朋友於路拾得一冊相送，略短一米，復成全書云云。北京圖書館藏有明刊本，十行二十四字，亦有楊復題記在第二卷末。我所藏的崇正辯是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刻本，亦有楊復題記，在第二卷末。全書三卷各分爲上、下兩冊，共六冊。前有成化十三年（公元一四七三年）丘濬序，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七年）江以達序，在明代當另有這兩種版本。此書因傳本不多，影響了學術界鑽研與探討。湯用彤先生見到我所藏崇正辯，說他也未見過，又說有人在著作中誤以爲此書是胡康侯（安國）所作。

黃宗義著宋元學案，爲胡安國立武夷學案，胡寅附在其中。全祖望補定宋元學案，另立胡寅爲衡

競學案，其中採錄胡寅之語，完全出自崇正辨，至斐然集則沒有引及。

這裏我是用乾隆胡濬刻本，校以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刻本。一切誤字，悉依明刻本改正，在正文中不再保留原字。其有明刻本同誤者，則據他書或上下文意改正，凡改正皆加校語。分卷亦依明刻本，各卷不再分上、下。唯楊復題記是記述崇正辨中冊失而復得之經過的，仍依乾隆本繫於卷二之末。另外卷二沙彌彌伽條云：「周□□□據長沙，爲□□所侵，大作佛事。」中缺五字，皆墨釘。明刻本同，無從查考，只得仍舊空白。

關於斐然集的版本問題：斐然集一書，今傳世的有四庫全書本和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影印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本。據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三所記，斐然集共三十卷，有四種版本：宋端平元年馮邦佐刊本、宋嘉定三年鄭肇之刊本、四庫依宋槧本、抄本。四庫提要說四庫本是「從宋槧繕錄」，其有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魏了翁序，嘉定三年（公元一二二〇年）章穎序，當是從端平刊本錄出的。

關於斐然集中有缺頁：斐然集卷十八寄張相（浚）的信缺五頁，寄趙（鼎）秦（檜）二相的信缺三頁。這些缺頁，根據當時的政治情況，我以為是胡寅爲了避免再遭秦檜等文字獄的災難，而自己抽掉的。紹興二十年（公元一一五〇年），胡寅等八人曾因與李光書札往來，雖已致仕，遭致貶斥。同年，又因章廈誣陷胡寅，說他依附李綱和趙鼎反對與金人議和爲不忠的大罪，再貶斥爲果州團練副使，新州（今廣東始興縣）安置。把他流放充軍到新州。趙翼廿二史劄記記秦檜文字之禍云：「稍觸其忌，即橫遭禍害……」

甚至司馬汲自言「涑水記聞非其祖光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在寄張相和寄趙秦二相兩信中，必是胡寅表示抗戰的意見，反對投降政策，今存文集中。這些書信缺去八頁，可能是在秦檜大興文字獄時，胡寅在貶謫中自行抽掉的。四庫提要說：「秦檜之罪，罄竹難書，而集中上檜第一書，第視其不當好佛，其細已甚。」既然胡寅已將寄趙秦二相的信抽去，留存的當然只有「其細已甚」的信。這是可以理解的。

關於魏了翁斐然集序，四庫提要却指爲樓鑰所作，這又是一個問題。提要云：「是集端平元年刻於蜀，樓鑰序之。」按今傳本斐然集有端平元年魏了翁序，並無樓鑰序。樓鑰攻媿集中亦無斐然集序。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十五有斐然集序。四庫提要指魏了翁序爲樓鑰序，有二點：一、魏序稱胡寅爲「胡仲剛氏」，提要說「樓鑰序又稱曰仲剛」。二、提要云：「樓鑰序所謂「引誼廟」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難堪者」，正是魏了翁序中語。指魏了翁序爲樓鑰序，我們是不理解的。

關於崇正辯和斐然集校點本，我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已送中華書局，遲遲未校印。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取回，再一次校對明刻本崇正辯，曾到北京圖書館作最後校訂。遲遲未能問世，並誌於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容肇祖識。

崇正辯目錄

致堂先生崇正辯序	一
卷一（九十條）	七
卷二（二百二十二條）	五四
卷三（八十六條）	一三

致堂先生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無恥，是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蹠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單除掃，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惜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

〔一〕「無」，斐然集作「不」。

〔二〕「是」，斐然集、文獻通考引俱作「則」。

〔三〕「不惜」，斐然集、通考引俱作「不恤」。

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一）度之，而伏屍百萬（二），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闕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屬於（三）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闕（四）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闇智（五）於一物者，豈盡（六）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感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七）之，曰：「報應之來，迅如（八）影響之答，幽冥

〔一〕「欲」，斐然集作「曰」。

〔二〕「百萬」，斐然集作「萬物」。

〔三〕「於」，通考引作「乎」。

〔四〕「闕」，原作「闕」，據斐然集改。

〔五〕「智」，斐然集、通考引俱作「知」。

〔六〕「盡」，斐然集作「信」。

〔七〕「惴」，通考引作「惴」。

〔八〕「如」，斐然集、通考引俱作「于」。